

林槭

木刻作品选集



福建美术出版社

林樾木刻作品选集

闽东革命纪念馆 编

黄 华 主编

福建美术出版社

1994 年 7 月 福州

(闽)新登字 07 号

林樾木刻作品选集

黄 华 主编

米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59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4印张 4插页 10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 S B N 7—5393—0247—X

J · 236 定价: 16.00元

缘结于中国木刻的兴起(代序)

丁 仃

缘之一

说来有缘。

40年前我为创作木刻《起网》两渡东山。当地有人送我几幅木刻小品,说是林樾作的,印在象连史纸那样薄薄的单宣上,小小的,每幅仅一个巴掌大,我很喜欢,把它保留下来。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因为它小,也不知道随手夹在哪一本书里了,居然在隔了几十年后偶而翻翻弄弄又发现它的存在。一直保存至今。

昨天,极少见面的陈争鸣君突然来电话,并联系好由他送来一叠林樾的木刻,约我写个序,出版社要出版林樾的木刻集了。

缘之二

大约是1960年,我去福安看画展,发现一位叫林之耀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刻的几幅木刻,在众多的参展者中实在是出类拔萃的哩!我激动了好一阵,动员他去考师大,一回到福州我向师大艺术系的主任陈运义君作了推荐。林之耀是林樾之子,或是侄子,连现在我也未在意自己弄清楚没有,当时就更没有去考虑。我所考虑的是发现一位木刻方面的后起之秀。说起来这也算缘中缘呢!

缘之三

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自鲁迅先生倡导以来,走过60多个年头,在跨越半世纪以上的漫长岁月里,涌现出大批优秀木刻家。我之所以关注着木刻家包括林樾和林之耀及其作品,不仅因为我自己是刻过木刻的,更因为中国木刻家的作品在不同时代紧密地联系着社会生活和人民的命运,投下了时代的光和影。即使过了半世纪乃至多世纪,这照耀过你照耀过我的光,这时代那时代的影,是永恒的、不灭的。正如一切艺术都有它自身的存在价值一样,这便是中国的新兴木刻最为人们注视之所在。

林樾身处动荡的充满残酷斗争的年代,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战斗意识和“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木刻战士性格。林樾的一生和一生所作,无愧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中一名才华卓越的战士,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1994年3月8日
下午急就

永远怀念林樾烈士

程力夫

《林樾木刻集》将要出版。中共霞浦县委党史研究室与闽东革命纪念馆嘱我写点东西。我作为林樾烈士生前的老战友，义不容辞，也是有许多事和话可写的。仅以这本集子的出版，就使我激动不已。每年清明节，当我在烈士碑前捧上一束鲜花时，内心深感愧对老战友。多少年来，争取和盼望着《浮生相》和他更多的木刻遗作能够出版，流传于世。可是，困难重重，个人又无能为力。年又一年，年迈古稀了，思念旧友之情更深，未了的心愿越加殷切。而今，福建美术出版社、闽东革命纪念馆和霞浦党史办为烈士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本集子收集林樾的木刻美术作品近百幅，虽不是全集，但可说很有代表性了，足以安慰烈士的英灵，又为教育后代的革命读物，并给烈士的家属、战友和艺术界朋友寄托各自的情思。这怎能使我不老泪纵横而心潮澎湃呢！

林樾是我一生中相遇岁月最短、情谊最深、永念不忘的人。1947年，福州警官同学会筹办一家晚报，正在物色总编辑人选，地下党同志想把编权抓过来，在省会新闻舆论界占领一块阵地。他们认为我有些文名，又无政治色彩，比较合适。经过一番活动，达到目的。地下党同志推荐林樾来帮我共掌编务，主编副刊。我和他的革命友谊从此开始。那时我们都是20多岁的年青人，有理想，有追求，又有共同的文艺爱好。我虽从事文学写作，但对绘画、书法、木刻和漫画等从小有兴趣，都曾染指过。由于艺术天赋不高和客观条件而浅尝辄止，但对艺术却很情深。林樾的多才多

艺，使我们一开始共事，就情投意合。我特别感激他悄悄地给我阅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新民主主义论》。这两本伟大的“禁书”，拨亮了我的眼睛，看明了文艺的航向。《讲话》的精神给我们控制编报的方针和策略起了重要引导作用。

当我们被迫离开《力行报》之后，有过几天几夜的长谈，敞开心扉，议论形势，议论人生，议论艺术，话题终于归结如何把他的一把刀与我的一支笔配合起来，发挥更大的战斗力量。此时，我正在学习《马凡陀的山歌》写政治讽刺诗，非常喜爱马凡陀的诗配上丁聪的漫画，两种艺术形象相得益彰。于是马凡陀与丁聪的合作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酝酿出《浮生相》的构想。

《浮生相》的创作历程是令人最难忘的。两人热情顶高，说干就干，我即同有进步倾向的《星闽日报》编副刊和总编辑的朋友联系，大受他们的赞赏，答应在副刊辟专栏天天连载。我们既兴奋又紧张，一次要发3天的稿件，保证不中断。还得有备用稿，防备那时新闻检查官员的挑剔。我们紧张而认真地工作着，每一首诗的立意和语言，每一幅木刻的构图和形象，两人反复推敲，反复修改，每一组诗画的完成都是我们两人辛勤劳动的成果，也可以夸大一点说是心血的结晶。那时有个难得的条件，林樾住在他哥哥林椿同志家里，与我们家同在一条街上，相距不过20多家，来往方便。我家比较宽松，几乎夜夜都在我的书房里切磋研究。搞完了，还要畅谈一阵子。年青人精力旺盛，不知什么

疲倦,好象不到夜阑更深不分手。

《浮生相》天天同读者见面,产生很大的战斗力量。给当时处在艰难重重的时代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朋友,看到了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底层人民所遭受的压迫、屈辱和蹂躏;看清了贪官、污吏、奸商的荒淫、无耻和残酷。诗画透露出人民群众求生的呐喊,激起读者强烈的共鸣。《星闽日报》连载《浮生相》之后,发行量不断上升;街头的各个贴报栏上,《浮生相》均被人挖取;《浮生相》原稿在展览会展出头两天,观众达3万余人,省市各报发表20多篇评论,这在白色恐怖时期是罕有的。林樾离开福州之前,再三叮嘱争取出版《浮生相》单行本。这是他牺牲前的一个心愿。得力于格致中学几位思想进步而热心的学生的集资、跑印刷才获很快出版,没有辜负烈士生前的意愿。至今我仍然感激这几位学生。他们如今也是60岁上下的人,还能背出一两首诗来,多么感人。那时出版1000册,很快售出800本左右。这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可以那时国统区经济大崩溃,米价以黄金银元折算的日子,人民反饥饿的浪潮已在掀起,能有如许读者,多么不易啊!《浮生相》这块小石头激起的浪花,引起统治者的惊慌,于是采取高压手段,不准《星闽日报》继续刊登;阴谋捣毁展览会;禁止《浮生相》单行本出售,迫害作者等等。《浮生相》之所以有这样战斗力,主要是林樾同志尽心贯彻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同时也教育我共同努力。

我以为林樾同志创作《浮生相》68幅作品,有其独特的风格,他木刻的艺术成

就达到很高的境界,成为他木刻创作过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对《浮生相》每一幅画的艺术构思,善于挖掘主题思想的深度(往往超过诗的主题意义),从而设计画面的艺术形象,充分表现事物的形象特征,又能深刻地揭示本质意义。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视觉形象是非常鲜明的。《浮生相》写的是人和他的生活,每一个人物艺术形象给读者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当年一位学生曾这样说:“林樾这把刀把人物刻画在版上,也深刻在我们的脑子里。”生动地说明了《浮生相》艺术形象的功能。我对木刻虽有爱好,但无理论修养。在同林樾朝夕相处的日子,没有拜他为师,悔之晚矣。现在所说的都是门外汉的认识而已。有一点是坚信不疑的,林樾同志的木刻艺术成就应载入中国木刻运动的史册。

永远怀念老战友!

林樾烈士永垂不朽!

1992年6月于福州

看了《浮生相》

《星闽日报》记者 海森(1947年)

大清早,粉白的雪花在空中飞舞,天上的云也给低温度凝冻了,我却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了会场。

在展览室周围浏览了一周,正像置身在“棘丛”中,70幅的诗画好似70支原始古朴投枪,刺通大黑幕所笼罩的社会。自己从年轻时就好过流浪的生活,在人生的过程中,至少扮演过20种以上的角色,可是对着这里一幅幅描绘痛快淋漓的诗画。就觉得自己太渺小,太浅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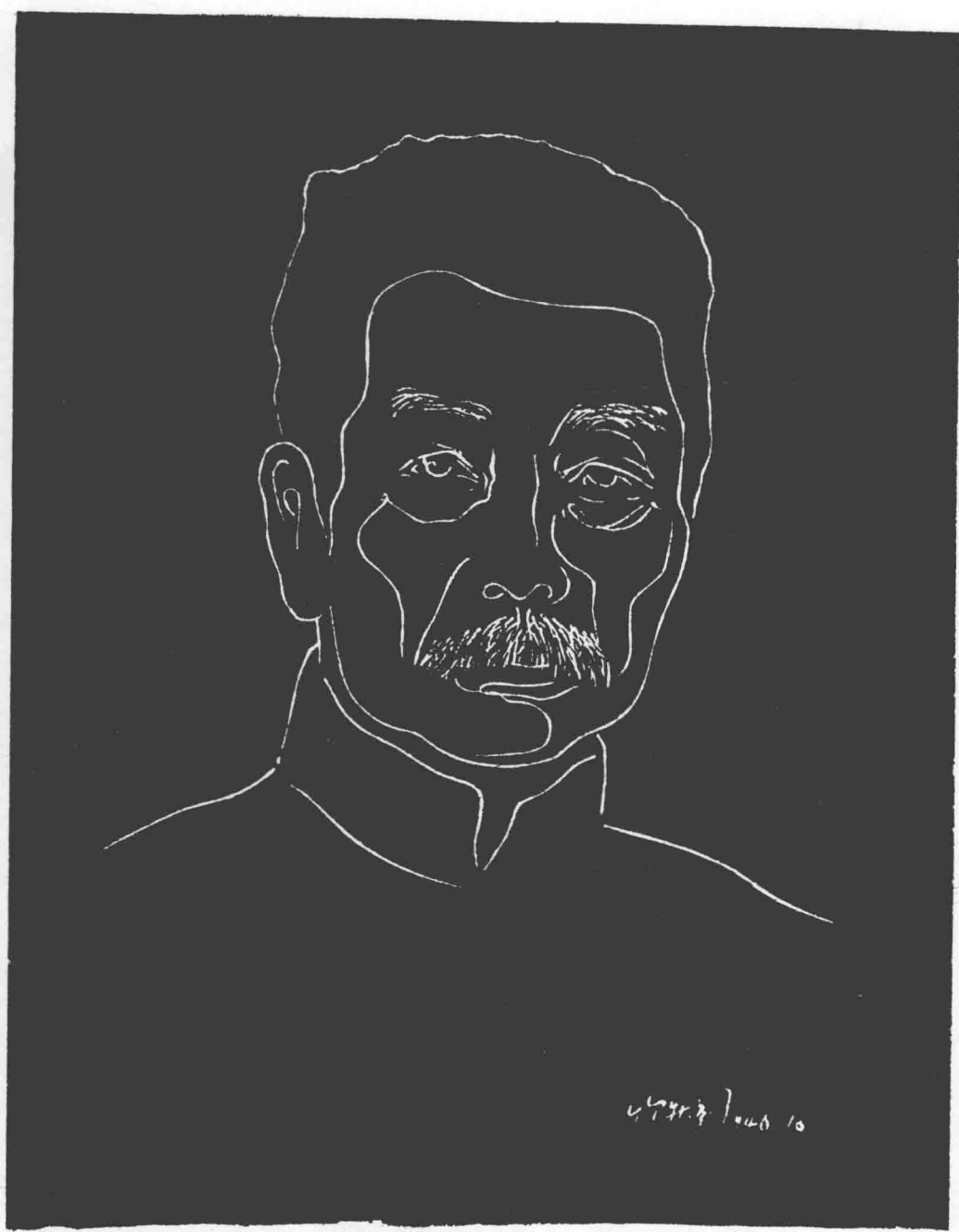
以山歌来配合木刻的展览,在福建未曾尝见,即在国内也是陌生的。这样的尝试的新型的创作路线,是值得我们赞美,因为凡在今天,敢大无畏的以战斗姿态面对社会,都该博得我们喝采。山歌是中国最基层群众的歌声,用大众最熟悉旋律来唱出大众沉痛的泪语,当为无条件接受,所以我们百分之百通过这样大胆的尝试,但希望作者更向着民间,深入深入去。

在《序言》中:“不算山歌,不算诗,写写画画,给人知。社会形相,多卑鄙,文味画意,顶滑稽,讽刺现实,我不敢!说现实话,不放屁!”我们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在嬉笑怒骂,放纵不羁中带着极严肃的表示,老实说现在能够大胆的嬉笑怒骂的人实在太少了。竹秋(即林樾)君的木刻早为榕市的人熟悉了,最可珍贵的是这次展出的画图能够摆脱旧有的窠臼,创造新颖的格局,而吸引住不少观众流连称赞不置。

牛凡陀君泼辣的刻划,奔放的诗句,把黑暗暴露无遗,卑污恶浊的老鼠人物,被剥得毛皮精光,几乎把我们窒息在心中积存久的话,一口气都吐光了。

展览了两天,以极匆促的布置,竟得三万以上观众的光临,实在太出人意外了。我听说曾经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在会场中盘旋了半天不去。更大的收获是在展览中竟有一位显达的人,要求把一幅诗画脱下,理由是说:“那一首诗,每一句都是骂我呀!”这好像鲁迅先生的文章,老鼠的人物一看到即感到如坐针毡。

末了我要把鲁风兄的话写在后面:“我爱《浮生相》,就因为它的高度的讽刺性,与强烈的战斗性,崭新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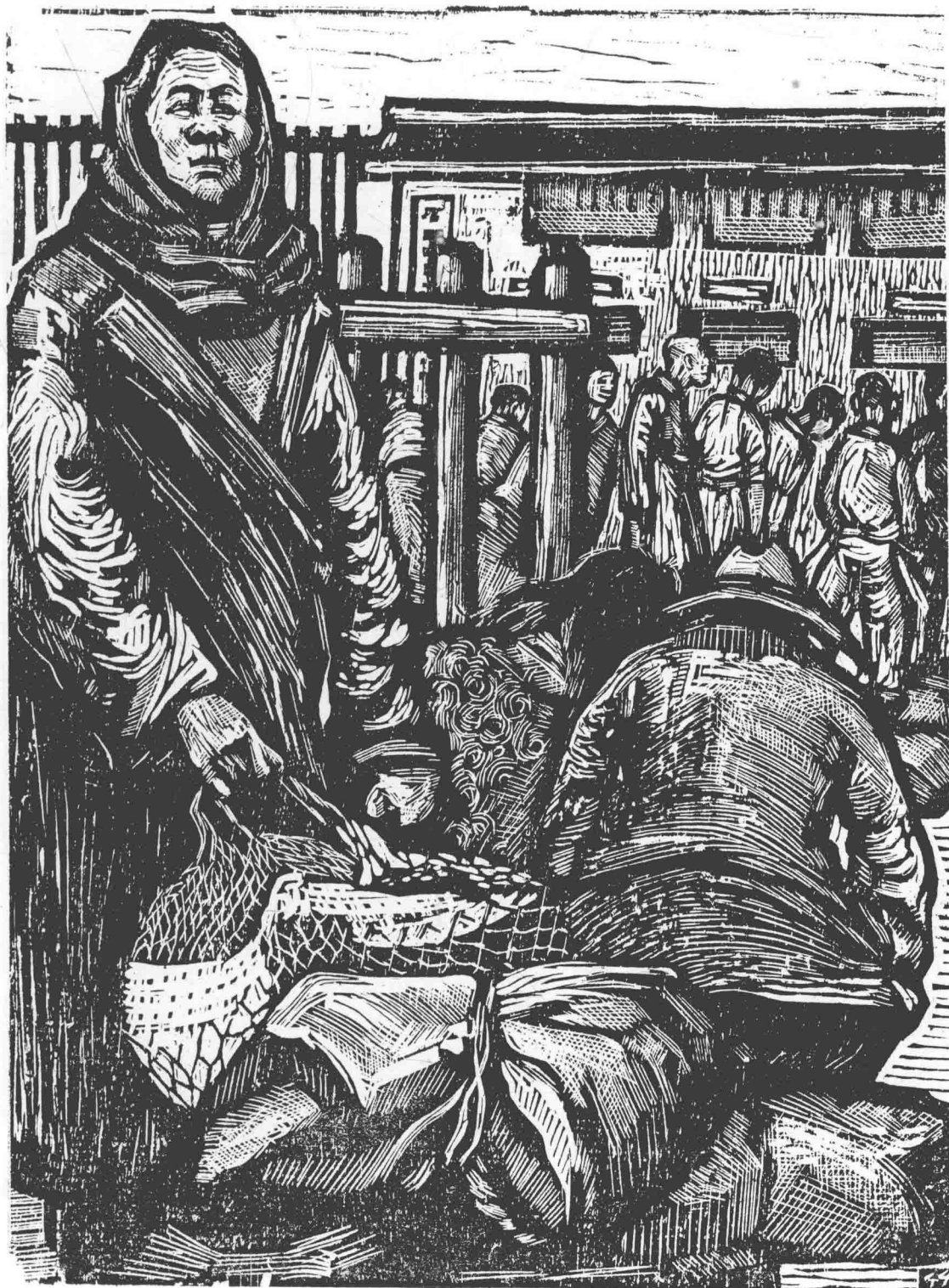


木刻導師魯迅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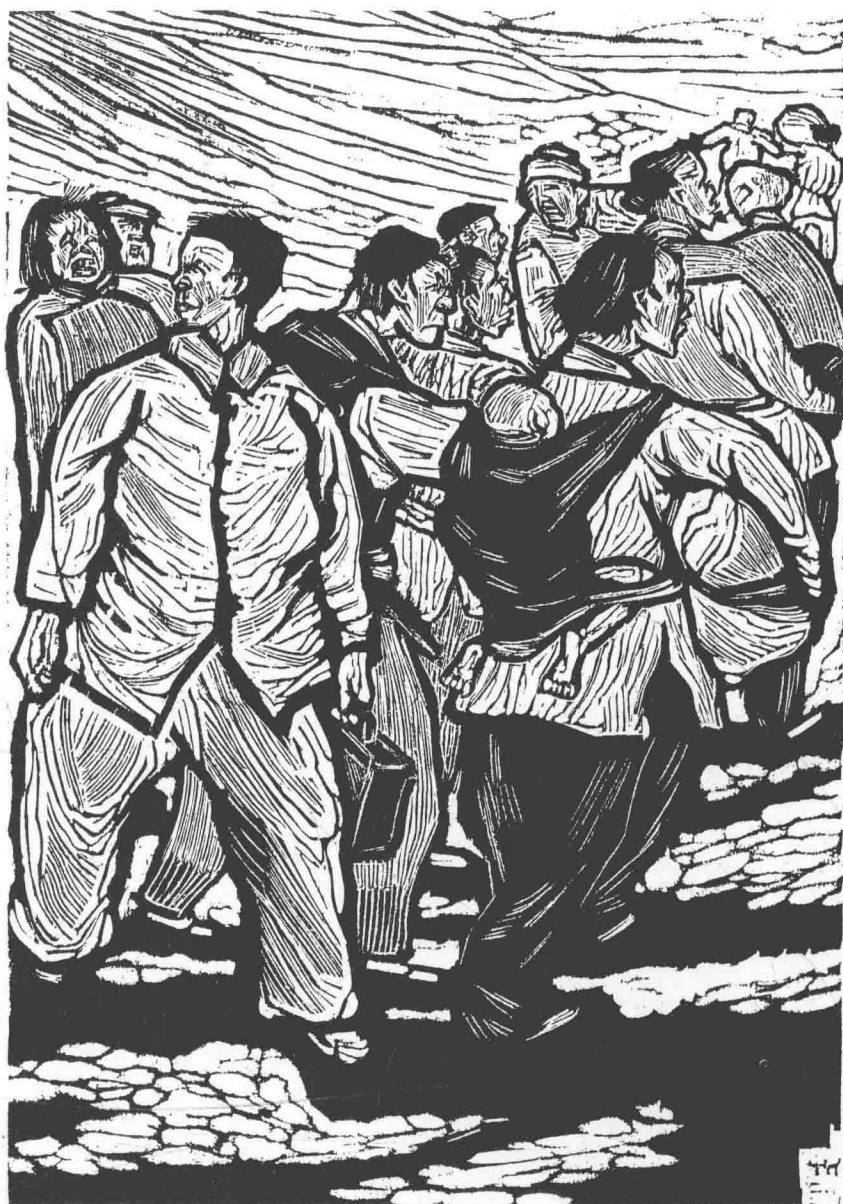
鲁迅像



愤恨



背井离乡



逃亡



村里又是一片火光



嘱咐



民兵



胜利



胜利日



爸爸回来了



日本妇女



公园角落



屋檐下



归何处